

居高临下好风景

“过街楼”是老城厢弄堂里一道特殊的风景线。它跨在弄堂上,里面住人,底下可以通行。过道上的楼层,一般都有吉利的冠名,我家住的过街楼又名“瑞德里”。它四通八达,北面通往陆家浜路,南面通向丽园路,因为是南北捷径,界外百姓也由此穿梭。弄内纵贯三条支弄堂有百余户人家,每天人来人往人气很旺。得天独厚的位置犹如瞭望台,南窗对着弄堂内,北窗朝着小马路,南北各有独特风景。

我常常从北窗向外眺望:不宽的街道车来人往;不远是“中德线厂”,三班倒的工人一批又一批匆匆而过,自行车嘀铃铃声一波接一波;人群中穿梭着肩挑货担叫卖的,也有背着工具袋走街穿巷,吆喝着修棕绷、穿牙刷、箍木桶的手艺货郎。隔壁是两开间的“老虎灶”,一间供百姓泡水,另一间则是茶馆,堂内的八仙桌边早早就有老者坐着悠闲喝茶聊天。老虎灶凌晨3点多开始烧水,直至深夜打烊。在夏天还没浴堂,午后就开始忙碌,将八仙桌靠一边,堂内放8只长腰形大澡盆供洗澡,只见来洗澡的人打着赤膊穿着木拖鞋进进出出。一幅幅市井风情画充满了生活的热气。

在过街楼南窗,则可纵观瑞德里弄内百态。第2条与第3条支弄之间有一个给水站,弄内三分之二百姓在此用水。给水池旁有一个直径约80厘米的超大木桶,供免费淘米。每天一早,看管水站的白大伯开启水池木盖,百姓不约而同各行其事,有提着铅桶打水的,有拿着木盆洗衣的,有端着淘箩等候淘米的,也有在我家南窗下的大阴沟边刷马桶的。给水站的两个水龙头来不及供水,常常排起队。白大伯忙着用橡皮管接水往淘米桶灌,周围已站满等候淘米的。为加快速度,白大伯用小桶舀水池中的水来回倒,舀一桶便大声嚷道:“让开点,让开,当心碰着!”桶边只见个个行动利索,争先恐后抓橡皮管,淘完一个又挤进一个,旁边还有挤不进的等着呢。

这淘米的场景,我常会看得入神。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行动,就能略知其性格。有客气谦让的,有机智灵活的,也有自私霸道的,世情百态,尽收眼底。

当然,这个得天独厚的“地理优势”还能够发挥实际作用。南窗下右侧有一个用水点,那是第1条支弄堂几十户人家的公用自来水。用户多,仅靠一个水龙头,常常发生争吵。而我呢,“守株待兔”,在南窗前一站,就能观察到用水情况。看到人少,赶紧下楼,不用等待,也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小麻烦。观望间,还会不时与前来买牛奶的、拎着煤炉来买炸煤球的来往邻居打打招呼。

在居高临下的楼上看风景,来往者也会自然而然向上看一眼。一不留神,自己这幅“半身像”,也成了别人的“风景”。有一天,我下班回来,母亲神秘兮兮地问我:“弄堂里的周阿姨你知道吗?”“知道呀,怎么?”“她儿子小徐你看到过吧?这个男小团你觉得怎么样?”我一听,红了脸。

原来,小伙每天来过街楼下买牛奶,常常看到我的“半身像”,对我有了好感。回家跟他母亲一说,周阿姨就自告奋勇,来“说对象”了。其实呢,我看着楼下的风景时,也留神到这个小伙的表情,早感觉到了这一点。我们有过“四目相投”的时候,我对他倒也颇有点好感。

后来,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,虽然没有最终走到一起,但这也成了过街楼上一段美好的青春记忆。

8岁那年,全家终于脱离了“螺蛳壳”蜗居,从江阴街6平方米的灶披间搬到斜桥18平方米的过街楼。从那以后,母亲在邻里的称呼从“灶披间阿嫂”升级为“过街楼阿姨”。在过街楼生活38年,与父亲母亲在一起的幸福时光渗透着浓浓的亲情和深深的爱,他们的言行举止,充满正能量的家风,永远住在我最深最暖的心中。时光流逝,老城厢变迁,父母离世,我的过街楼之情却难以忘怀。

过街楼情怀

陈杏云



“大哥大”只服“阿姨”

过街楼有观景优势,但同时,也面临着窗外楼下嘈杂的声污染、空气污染的劣势。

那时的粪便车是人工推车,每天凌晨三四点,粪车来了就停在过街楼的北窗下,“哦啊!哦啊!倒马桶啦!”一路喊过三条支弄堂,百姓都穿着短裤披着外套拎着马桶急步出来,倒完回屋再睡觉。尽管只有10分钟左右,但几十只马桶的粪便倒入粪车时臭气外溢,首当其冲的过街楼窗口气味可想而知。

接着就是楼下的卖炸煤球摊和牛奶摊开始打理了。牛奶进货时瓶子的撞击声、大炉生火时木柴引燃的劈爆声及烟雾常困扰我家,烦恼不堪。有一次,我终于忍不住,与楼下摊位发生了摩擦。

那是黄梅季节,气候潮湿,烟雾直冲楼上呛得父亲咳嗽不止。父亲母亲能忍让,我实在受不了,便下楼与炸煤球炉主阿狗姆妈打个招呼。

孰料,她见是我这个女孩儿,便爱理不理。我说:“大炉只要挪动一下,用力扇扇烟雾就会好些……”她不阴不阳回了句:“噢!有烟啊!”手里不停,仍然无动于衷。

我火了:“只是举手之劳也做不到吗!”边说,边将火炉拖往弄堂口。这下她也怒了,大声嚷道:

“干吗动我炉子,拖坏要赔咯!”

争执声传到了楼上,父母急了,他们下楼后一个劲地批评我:“好好说不行啊!清早吵醒周围邻居了。”阿狗姆妈说是我动了她的炉子,母亲又指责我:“怎么能擅自拖人家炉子,是不对!”又以商量的口气说:“阿狗姆妈你赚点小钱也不容易,方便百姓的事理应支持。就是操作时能不能注意点?”边说,边叫父亲打开楼梯下的杂物门,取出一张卷边处装有一个拉环的圆铁皮送给阿狗姆妈。随后,他俩又帮忙将圆铁皮衬在正冒着烟的炉子下,试着拉住环,轻松拖动炉子。

这个举动使阿狗姆妈有点意想不到,也有点感动,感激之际承认自己态度不好,答应以后会在弄堂外生炉,减少烟雾和响声。

爸爸妈妈平静说理的姿态和善解人意的举动,让我自愧不如。从那以后,楼下两摊的声响和烟雾好多了。

母亲通情达理,平时还为阿狗姆妈家的炸煤球摊帮了不少忙。阿狗是瑞德里有名的“大哥大”,但在“过街楼阿姨”面前却很服帖。楼下由他挑起的纷争,母亲的好言相劝常奏效。邻居都说我的母亲本事蛮大,能压住大哥大,还夸“过街楼阿姨是瑞德里金牌好人”。的确,生活在大家庭中,睦邻友善,贵在宽容、厚道。这是母亲给我上的生动一课。

以棋会友和为贵

窗前楼外是老城厢百姓忙碌的常态,我更享受着过街楼上三代同堂的和谐氛围和纯真亲情。兄妹仨常围坐着听父亲讲故事、看父亲练书法。母亲为年迈的阿娘梳头,兄妹间学习上互帮……生活虽拮据,但我家的精神生活很富有,全家老小乐观知足,过街楼上总是充满欢乐和笑声,其乐融融。

父亲是黄浦区旅箱服务行业的干部,工作非常繁忙,早出晚归。邻居戏称我父亲很神秘,一早总见他仪表堂堂手提着包去上班的身影,却看不到他下班的模样。确实,父亲夜深回家是常事,而且晚饭还回家来吃,之前往往只吃一只淡馒头抵抵饥。

我的哥哥作为学生党员带队首批赴黑龙江建设兵团务农之后,住在第3条支弄的老任,儿子也报名去了黑龙江,与我家的共同话题多了,彼此来往也密切了,与父亲成了好友。下棋是他们的爱好,星期天老任常在过街楼下约候父亲下棋。他们棋术相当,对弈不依不饶,很有看点,爱棋者观看常常堵住通道。因老任有冠心病,他的老伴就提出,希望去他家门口,喝水等有个照应。父亲接翎子,以后有空就去他家门口坐坐,以棋会友,聊聊家事。

因工作关系,星期天父亲在家常要伏案写文稿。邻居老郭来约下棋,父亲介绍去老任家吧。没想到,一盘棋下来,不欢而散,双双都来父亲处诉说。

合家动手造大橱

我早懂事,会当家,更没有一般女孩子的“娇”和“作”。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很多年来,在我心中有一个愿望。直至工作我才向父母吐露心声:很想有一面能照全身的大镜子,每天能在上班前梳理整洁,正装出发。

父亲是个细心人,在老西门家具调剂商店看见一款大橱门镜,但卖家却说是配大橱用的,单独家用不合适。父亲一路琢磨,回家与母亲商量,母亲也犹豫不定。

吃晚饭时我得知这件事,心里很激动。两天后终于盼来了星期三休体,我便独自去了老西门。这面镜子还在,我照着镜子想入非非,完全沉浸在享受中。卖家走过来说:“小姑娘,家里在打大橱啊?这款还蛮新的。”“我家不打大橱,能当镜子用吗?”“那伤料了,这是配大橱的!”我左思右想,还是回家再听听母亲意思吧!

母亲说:“家里确实要个大橱,能挂衣能放被头,但要打一个代价太大,还得准备好多材料,算了吧。”我说:“先买回来吧,否则卖掉要后悔的呀。”其实母亲和我的心愿是一致的,我要的是“面子”母亲要的是“里子”,最好是一个有门镜的大橱。

我有主意了。家中闲置着4块铺板和好几根准备搭阁用的长木档及楼梯下各类板料,全部集中利用合为一体,倒蛮好!“铺板光滑不用木刨,做面板太厚最好能剖开。”我自言自语,心中却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:镜子去买来,大橱我来打。母亲急了:“做木匠没那么简单,不要心血来潮!”“我想好了,你放心。”我边说边下楼再次去老西门。一个人两站路,花了一个小时,走走息息,终于将大橱镜扛回家。一场木工战役在过街楼上孕育着。我与母亲说定:不到楼下做,不想丢人现眼。我明白,楼上作业必须每

老任指责对方“几次举棋不定,棋落地又悔棋要重走,太赖了”,老郭却骂骂咧咧说对方“棋术不高找借口”……父亲不停地打圆场,最后为了平息老郭怒气,邀请他晚上来“过一招”。

晚上在弄堂路灯下,两人摆开棋局。老郭确实是个急性子,欠思索,下棋是落子要悔,要重下的。父亲边下边善意提醒:“想好了?到底走哪一只!”还不时调节和压制他耐不住的性子:“勤激动!当心下马威!”

因为白天听到这场争执,不懂棋的我也来轧闹猛,不是看棋而是好奇地观察神态。只见父亲表情淡定,专注思索,稳扎稳打;而老吴表情丰富,时而兴奋激动:“好棋!”时而紧锁眉头,时而又懊悔长叹:“唉呀!失算!失算!”我在旁看了也发笑。这哪是下棋,简直是在表演呀!

最终可能是父亲有意让棋,和了。老郭很过瘾,连赞父亲是高手,期待以后再对弈。旁边棋迷则一看就明,都称父亲棋德一品。

其实在瑞德里象棋爱好者有好几位,因性格不合,孤独的老郭到处碰壁。父亲的豁达大度让他仿佛盼到了救星,于是星期天总来楼下约候下棋。父亲要忙工作,但老友不可忘,也不能让棋友扫兴,就调整自己,合理安排,挤出时间。他常说:“邻里间老友棋友都是朋友,要以棋交友,以棋会友。”

一道工序都要考虑周到、仔细规划,于是我逐条列出明细计划,满满写了四五张纸。准备与设计两个阶段的“功课”都在晚上做,重头戏的后三个阶段的大动作则是在厂休日做。

每到星期三,我就早早起来,与母亲一起将床铺拆了留出大空间作业。大橱的框架最重要,主心骨必须做好,否则整体不稳。6根直档8根横档的取料划线、手工锯材、开凿榫头,我力求精确不求速度。一个月做四天,辛苦二个半月后,框架形成了。

母亲为铺板加工四处奔波,跑了三家,最后打听到建南木材加工场有铺板加工。我们推着黄色车去加工,又一波三折:开剖木板的专用绕锯机有时间规定,民用外加工需下午4点以后,只得返回,下午再去。这场战役,母亲劳苦功高。

过街楼上成了工场间。做木工的锯木声、木刨声、敲打声、拖动声不断引来楼下过路人的探问。好在“过街楼”有得天独厚的优势:楼下是楼道,没住户,操作没有后顾之忧,尽可放手大干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历经四个多月,在全家人的一起努力下,大橱终于打造成功!它成了我的“得意之作”,每逢亲友来时,常常向他们炫耀,也赢得啧啧称赞;出嫁后大橱留在老家,带儿子来看外公外婆时,也不忘让他看看老妈当年的杰作;过街楼拆迁后,它又跟着我的父母亲,一起入住浦东新居……

如今,过街楼早已不在,但过街楼上生活的岁岁年年,载满了父母情深,载满了父母言传身教的点点滴滴。回首一桩桩往事,回想一个个故事,满满的正能量中,是大家庭的和谐氛围,是那些值得永远流传的美好家风,是那份始终萦绕心间的过街楼情怀。